

海肠捞饭

彭筱飞

海肠捞饭，是烟台一带的吃食。我头一回吃，是在烟台山下一个馆子里。那天下着细雨，海风挟着海蛎子味穿过巷口，店里却暖烘烘的，灶火正旺。

胶东人吃海肠，是有些年头的。早先渔民出海回来，把刚捞的海肠用韭菜快火一炒，便是极好的下酒菜。海肠这东西，长得不甚雅观，紫褐色的身子软趴趴的，像段肠子。味道极鲜，当地人唤作“天然味精”。听说从前福山的厨子进京，腰间总挂个皮囊，里头装的就是海肠粉，临起锅撒一撮，鲜味便吊起来了。

海肠捞饭的兴起，倒是近年的事。据说是自家老店，来了熟客赶着出差，催得急。大师傅灵机一动，把正炒着的韭菜海肠连汁带料浇在米饭上。客人三两口扒完，竟念念不忘，回来特意寻这道饭。一来二去，便传开了。

好的海肠捞饭，最讲究火候。海肠处理起来费工夫，要去内脏，焯烫并立即快速捞出，方能脆嫩。下锅更不能久，大火滚油，十几秒便要起锅。韭菜要选本地的小叶韭菜，辛香足；米饭须是泰国香米，吸了汤汁还粒粒分明。

我常去的那家店，老板是个黑红脸膛的汉子。他炒海肠时，铁锅颠得哗啦响，火苗蹿起老高。“海肠最娇贵。”他说，“多炒一刻就老了，像嚼皮筋。”他家的捞饭，海肠切得寸段，卧在碧绿的韭菜间，浇头往饭上一淋，汤汁慢慢渗下去，油亮亮的光泽。

吃海肠捞饭，先拨开面上的海肠，把米饭拌匀了，让每粒米都蘸上酱汁。再铺上海肠韭菜，勺到底——饭的温热，海肠的脆弹，韭菜的辛香，都在嘴里化开。那鲜味是绵长的，不像味精那般尖利，倒像海浪，一层一层漫上来。

有时想，这海肠捞饭颇合胶东人的性子。海肠貌丑，却内藏至鲜；做法简单，却暗含功夫。就像这海边的人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内里都是厚道。

如今各地馆子都有海肠捞饭了，有的加虾仁，有的放瑶柱，花样多了，反倒不如烟台小馆里那碗来得真切。去年冬天又去，见店门口新挂了匾，写着“山东地标美食”。老板依旧在灶前忙碌，铁锅哐当哐当的，海肠的鲜香气混着海风，飘了半条街。

温暖的光

辛紫文

在我成长的岁月里，有一束温暖的光，以最朴素的方式照亮我前行的路。这束光，就是母亲。

放学回家，我脱下一身汗味的校服，也脱下一身疲惫，随手将衣服往沙发上一丢。这没逃过母亲的眼睛，她默默关注着我，什么也没说，悄悄地把校服抱进了卫生间。

水龙头“哗哗”地响起来，她先把校服浸在水里，然后轻轻搓洗。我站在门口看着，她的手在肥皂沫里来回揉动。阳光从窗缝里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她已略显沧桑的手上。

母亲洗得很仔细，袖口、衣领、衣角，一处都不放过。她的动作并不快，那么耐心，一下一下搓着。她时不时低头哈腰，汗珠顺着脸颊滑落。

洗好后，母亲把校服拧干，挂到院子里的晾衣绳上。她站在晾衣绳下，仰着头，仔细调整每一件衣服的位置，生怕哪一处晒不到阳光，耽误了我上学穿。那一刻，阳光强烈地照在母亲额头，亮亮的，我忽然觉得，她就像一束光，亮在我的心里。

清晨，我穿着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校服，要上学了。衣服上还留着阳光的暖意和皂角的清香，那是母亲爱的味道。她帮我理了理衣领，轻声说：“去吧，在学校好好学习。”

我穿着母亲亲手洗的校服伏案攻读，内心是熨贴和温暖的。我时常会想起母亲在晾衣绳下的身影，阳光照在她身上的样子。母亲就是一束光，无论我走多远，都在身边温暖着我，也指引着我。

长岛行吟

姜瑞光

从熙熙攘攘的蓬长码头上了船，40多分钟的航程就可抵达长岛。“过海转运”这句广告词让这座名扬天下的海岛给予外地游客无限遐想的空间，我欣然畅游它的著名景点。

从空中俯瞰月牙湾，一泓碧水像一道弯弯的月亮，奇石铺垫沙滩，海水扑过来，那朵洁白的浪花，就唱出清脆的音律。

沿着月牙湾向前走，硌脚的石头提醒不要忽视它的存在，说不定一低头就会邂逅一段千年不遇的石缘。海上奇石千万，究竟哪块能撞入你的视线？海鸥窜上窜下，像家里来了客人的小孩，喜出望外，热情招呼。

坐在岸边小憩，向着美丽的月牙湾唱着我心中的歌。

望夫礁屹立在海的那一边，一日又一日，静候深海捕鱼的丈夫的音讯。是渤海与黄海的遥感，是海岛与海岛的交融，从这片大海上眺望的岂止夫妻之间朴素的爱情？

我不知道你在这美丽的海边垂立了多久？思索了多久？哭泣了多久？我只知道你一直都在这里向游人散发着你揪心的传说……

印满爱情的望夫礁，日日夜夜流溢苦苦艾艾的思念，引发着游人的感慨与爱抚。

老天爷用斧头砍出九丈崖，崖壁滴着水，突兀的巉岩象狰狞的巨兽，矗立在海水里。沿着一级又一级的石阶向上攀登，海风猎猎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佛音，于是这座海岛上发生的故事，就如过电影一样，在游人的脑海里重现。

我没有遇见神仙，也没看见海市，却在九丈崖看到一批批攀登的拓荒者。是他们夜以继日，废寝忘食，舍小家顾大家，为新时代的海岛梦竭尽全力，质朴而铿锵的誓言回响在大大小小的岛屿之间。

从退稿说起

张凤英

每年秋天，我都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投稿数量和分类，分析一下自己投稿失败的原因。我总是不断总结经验，以利于再战，所以被采用的稿件数量越来越多。

退稿的数量是可以统计的，但是退稿的原因却不容易分析。纸媒限于人力等原因，没有退稿信，也自然没有说明原因。于是，我在自己的网易邮箱设置了一个功能，就是我投出去的稿子，编辑部老师有没有读，邮箱会在72小时内自动反馈给我。这样，凡是编辑没有读过的稿子，我就会知道自己的稿子从题目上就不被欢迎。如果已经打开并读过的稿子，最后没有采用，我就知道自己稿件的内容不符合编辑部的要求，标题还是可以的。

很多时候，编辑没有用的稿子，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写得不好，很可能是稿件与办刊宗旨、栏目设置不适应而已，也不必太沮丧，换个地方投稿就可以了。为了提高中稿率，我对一些刊物或报纸的栏目进行研究，比如《烟台晚报》，不同的副刊版面有“怀故人”“烟台故事”或“风物咏”“人世间”等栏目，那么你的投稿就应该符合这些栏目的需要。再比如，很多地方性刊物都喜欢地方性的、反映百姓生活的生活类文章。

还有一个环节，就是你投稿的报刊是需要多读一读、多研究一下的，这样才能做到“有的放矢”。比如，我给《烟台晚报》《今晚报》等报纸，给《陕西文学》《草原》《收获》《奔流》《莽原》等刊物投稿，这些报刊我大都订阅了，且用心研究它们的报刊风格和栏目设置。

总而言之，投稿不中还是该从自身找原因，在提升自身写作水平的同时多研究报刊。常听很多作者吐槽“不认识编辑呀”“不是名人啊”等等，我心里说，找客观理由没有用，只是不求上进的借口罢了。



看日出

一鸣

凌晨三点，城市还在沉睡中，烟台的一大群学生却早在操场上集合完毕，准备开展一场大一新生的浪漫而独特的活动：海边观赏日出。无论是来自学长们的激情追忆，还是网上那如画的图片视频，都极大地激起我们的满心期待。对于来自临沂兰陵的我来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在海边看日出！

山东人说自己没看过海确实令人唏嘘。我见过海的次数也屈指可数，且大多存于年幼时的记忆里，拼搏备考的日子中，海更是成为遥远的回忆，还夹杂着对海的好奇与畏惧。

烟台大学不愧是“中国离海最近的大学”，早起的慵懒很快就扭转过来了——转过一个路口马上到了海边！

是大海的气息激发了大家的精神？还是宽阔的海岸拉伸了大家的视线？“看！有好多星星！”一个惊喜的声音瞬间让所有人的眼光迅速向天上看去。没有了路边树荫的遮挡，我们清晰地看见了整片天空，令我们震撼，是漫天繁星遍布空中的震撼。“这就是海边呀，看得真清楚呐！”有人惊叹道。

我好久好久没有见过这种夜空了，城市的夜里抬头只有灯光。也好久好久没有抬头看看夜空了，或许是兴趣的丧失，又或许是生活压力所迫。可那夜空中的星星，依然闪亮，我知道它们的光也许来自亿万年前，却无私地给予所有人欣喜。我置身于海边夜空的环境下，享受那属于天人合一的感动。星星可知道，在多少光年外的烟台海边，有着一群懵懂的青年正在痴痴地望着它？

沿着海边行走，天地渐渐变换着它的颜色，从单调的灰暗走向了多彩的绚丽，大家都知道那是日出的征兆。天空开始泛红，一片云仿佛从天边开始蔓延又倾泻而下，从我们头顶经过，由远至近，呈现出由艳至暗的色彩。

同学们纷纷靠在海边合影拍照，欢笑声，催促声，还有最美好的美景等待着我们！

远处天空的景色快速变化着，色彩越来越鲜艳，那是朝霞吗？星辰已渐渐隐没于夜空，只留下虚影。近岸的海浪一遍遍卷来，冲刷着岸边形状各异的礁石。海边人渐渐多了，跑步的，做操的，舞剑的，打球的，摄影的……忽然有人惊呼：“太阳出来了！”众人不约而同欢呼起来。我猛地扭头看去，在海的最远处，在地平线上，太阳如约而至！

一点、一线、半圆、浑圆……一轮红日渐渐生出海面，那红色，是一种能感受到温度的红，是一种毫无冗杂毫无掩饰的红。它仿佛在喷薄着鲜艳的火山熔岩，感染了它身边的所有事物，天空，海洋，那些云，都被它染上了颜色。

啊，太阳！那种任何相机也拍不出的颜色，火球般的颜色，只有用肉眼才能感受它的温度和力量。我们目送它渐渐升上天空，这雄壮美丽的日出，让我们的心也跟着飞翔到了高处。在无比辽阔的天地间，所有的沉重都变得轻松，所有的杂念都已无影无踪，美好的理想正在升腾！

